



Jan Neruda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Neruda's Love Letters & Travel Notes

# 聂鲁达 情书与游记选

扬·聂鲁达 著 万世荣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Jan Neruda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Neruda's Love Letters & Travel Notes

聂鲁达

情书与游记选

扬·聂鲁达 著 万世荣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聂鲁达情书与游记选/(捷克)扬·聂鲁达著;万世荣译.一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ISBN 978 - 7 - 5617 - 5734 - 5

I. 扬… II. ①扬…②万… III. 随笔—作品集—捷克—近代  
IV. K835. 24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909 号

##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聂鲁达情书与游记选**

(捷克)扬·聂鲁达著  
万世荣译

主 编 项纯丹  
策划编辑 河 西  
文字编辑 叶 康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 服 电 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 市(邮购)电 话 021-62869887  
门 市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5734 - 5 / I · 400  
定 价 1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主编的话

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我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的时候,曾经策划了一套丛书,总名为《第一推荐丛书》。策划此套丛书的出发点就是要从小中见大,纳天地于须弥,微中含有精义,向广大读者推荐以各国名家大师的小作品为主的丛书,其中可以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散文诗,原则上一位作家一本,尽量译介名家大师的精品。

当时,我们雄心勃勃,计划出版100种,也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的鼎力支持,并欣然为之写序。诚如施老所言:“一些艺术与哲学、科学或美学等领域的内容相融合的散文,比一般的抒情散文更有趣味,更有生命力,因此也更能流传后世。”幸运的是,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出版了三辑之后,整个出版计划就搁置了下来,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在多年之后重新和我探讨这套书的出版事宜,有些书稿在我手中已经积压了多年,译者也多半以为没有出版的希望,断了这个念想,如今则柳暗花明,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努力的结果。

取“第一推荐丛书”之名，一乃是为了向广大读者推荐在文本范围内某一方面可以称为“第一”的名家名作，或可说是建议读者择要而读的名家名作；二乃是希望这套丛书确实能广罗珠玑，挖掘那些使几代读者感动的不朽之作。现在加上“新世纪”三字，则以示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三辑丛书的区别。

《第一推荐丛书》前三辑书目如下，以供参考，也希望这套丛书能继续向读者奉献一朵朵充满魅力的文学小花：

#### 第一辑：

纪伯伦	《先知全书》
布封	《奇妙的生灵》
德富芦花	《自然与人生》
法布尔	《昆虫世界》

#### 第二辑：

夏多布里昂	《墓畔回忆录》
恰佩克	《海国风情》
都德	《磨坊信札》
普鲁斯特	《一天上午的回忆》

### **第三辑：**

蒲宁	《耶利哥的玫瑰》
惠特曼	《怪人日记》
韩波	《彩画集》
拉封丹	《传世寓言》

项纯丹

2008年1月14日

## 名人评聂鲁达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聂鲁达“是捷克民族文化遗产最伟大的价值创造者之一”，“必须将这种价值交到我国人民手中”。“我们共和国的旗帜上，理所当然地要写上聂鲁达‘再前进！’的号召。”

捷克民族英雄、著名文艺评论家伏契克：聂鲁达“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捷克科学院院长、著名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尼耶得利：在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中，“有三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们至今仍然是捷克艺术中最伟大的经典作者。他们是：文学中的聂鲁达，音乐中的斯美塔纳和美术方面的马内斯”。

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原来用的不是这个名字，因为他非常敬佩和崇拜捷克诗人聂鲁达，才改用了这个名字。

## 捷克民族伟大诗人聂鲁达<sub>(代序)</sub>

万世荣

19世纪下半叶，是捷克民族在奥匈帝国统治下进一步觉醒和斗争的重要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加剧，巴赫专制政权强化帝国统治，对外频繁用兵，如进行普奥战争，对内加强警察宪兵制度，限制各族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此同时，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发展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捷克民族文化在前一段民族复兴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三大文化名人：画家马内斯(1820—1871)、音乐家斯美塔纳(1824—1884)和诗人聂鲁达(1834—1891)，他们被誉为捷克文化界的“三杰”。本文介绍的诗人聂鲁达，对捷克民族文化发展和解放斗争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就因为崇拜这位捷克诗人，才将其名字改为聂鲁达的。

## 清贫战斗的一生

扬·聂鲁达 1834 年 7 月 9 日出生于布拉格一个退伍军人家庭，家境贫寒，母亲给一个法国人家庭当佣工。下层贫苦市民的生活，在聂鲁达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后来写道，当时真想放一把火，烧掉富人的房子。他童年时在就近的德国学校念书，因出身低微，德语讲得不标准，常常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他在学校也利用机会学习捷克语，接触本民族文化。家中入不敷出，他几度辍学，始终未能完成大学学业。由于生活拮据，负债累累，一天有个制鞋匠竟在大街上威胁要脱掉他的皮鞋。为了改善家境，父亲要他进官场，母亲愿他当牧师，他都未能从命。他决心从事新闻和创作，一来养家糊口，二来以遂他为民族、为贫民效力之愿。聂鲁达在新闻界工作一生，前后达 30 年，从未中断。他主要为《民族报》撰稿，当编辑，也为《生活图画》、《时代》、《声音》等刊物工作，创作了大量小品文、短篇小说和诗歌。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站在作家的前列，处于民族斗争的漩涡之中，是捷克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那时候，布拉格各剧院多被德国人把持，用德语演出，捷克民族盼望建立本民族自己的剧院。聂鲁达等爱国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克服了当局刁难、经费匮乏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全民族募捐、同艺术界合作，终于在 1881 年完全靠捷克人的努力建成了布拉格民族剧院。该剧院成为捷克民族艺术的瑰宝和民族斗

争的象征。捷克著名音乐家斯美塔纳一生创作甚多,但却贫病交加,还遭到无耻文人的诬陷攻击。当处于困境的斯美塔纳受到打击时,聂鲁达挺身而出,捍卫斯美塔纳的声誉,称赞他是“民族的天才”。聂鲁达爱憎分明、笔锋犀利,招致反动当局、御用文人,甚至他过去的朋友的攻击。这些人诬蔑聂鲁达为“犹大”、“刀笔吏”,在作品中散布“毒素和不幸的种子”,甚至逼迫聂鲁达对簿公堂。面对这种种中伤,聂鲁达感慨地说,人们企图“窒息我的诗歌”,“我是逆风而上”,“每迈出一步,都要蒙受创伤”,“假如我缺乏论战的能力和勇气,也许早已倒下了”。有时他感到孤立无援,但他从不气馁,因为他“同工人在一起”,“与工人同吃一块面包”,“对劳动和祖国的爱”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大义凛然地宣布:“为了神圣的权利,我总是岿然屹立!”他感到社会太黑暗,但仍保持乐观主义情绪,从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相反,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感到无限欣慰,对民族和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聂鲁达一生在爱情上是十分不幸的。他先后结识了几位女性,都以失恋告终。一位是由于志向不合,一位是因旧的伦理观念作祟,还有一位死于肺病。特别是第二位,是个著名女作家,聂鲁达对她十分崇敬和爱恋,终生念念不忘。聂鲁达在诗中沉痛写道,“爱情如同燃尽的残烛”,只给他以短暂的幸福,留下的却是永久的遗恨和悲伤。他与其他女性亦有书信来往,有的感情已很深,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成眷属,成为他终生遗恨。父母早亡,爱情不幸,聂鲁达长期是孑然

一身，孤苦无依，晚景凄凉。他一生虽然写了大量作品，但由于出版商的盘剥和赖账，以致往往连就医的钱也没有。临终前，身边无亲人，他只好将遗嘱写给一位女仆。内容竟是一张详细的负债单，列出他欠医生、裁缝、书店、钱庄等方面的钱，如果书商能付稿费，请女仆用这笔钱还账。捷克文化上的一颗巨星，就这样于 1891 年 8 月 22 日，在孤独与贫困之中陨落了，年仅 57 岁。

### 孜孜不倦的新闻工作者

学生时代，聂鲁达即开始为报刊写稿。22 岁起，完全投身新闻事业，先后参与编辑和主编《民族报》等主要刊物，30 年未曾中断。在奥匈帝国的专制压迫之下，写作和出版受到严密控制。对当局稍有微词，刊物即被查封。1850 年他所在的《民族报》就一度被禁止出版。

聂鲁达对新闻编辑工作十分重视，并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项工作应来源于人民和生活，与民众的脉搏和斗争息息相关，要反映生活真实，反对粉饰现实，主张反映普通人物，服务于民族斗争。他认为，在捷克，当时还不具备潜心写长篇巨著的条件，只能写短篇作品，这可以更及时更灵活地反映民族斗争。他在文章中多次强调，民族的根基在下层，人民是民族前途的保证，而工人阶级则是人民的重要部分。他不是站在工人阶级之外，更不是站在工人阶级之上，而是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他在给工人协会主席的

信中说：“我出身贫寒之家，来自工人阶级，毕生是一名工人，怎能不对工人阶级满怀信任和深情？”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的笔主要是写小品文、杂文。用他的话来说：“小品文作者的领域囊括整个大千世界。”“凡是对不幸的人民有利的”他都反映。他在论小品文的一篇专文中说，小品文作者“必须集诗人、哲学家、学者、幽默家、批评家于一身，既充满感情，又坚韧不拔”。聂鲁达本人实践了自己的要求。他既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又是社会学家、幽默大师、文艺和社会批评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又推动时代前进。他的杂文小品共达 20 卷，仅为《民族报》撰写的，就有 2 000 多篇，主要矛头是指向帝国当局、捷克资产阶级新老保守派及其御用文人。他将社会分为“富人和穷人”，“饱汉和饥饿者”，他说他“坚决站在饥饿者一边”。他自豪地说，“许多人称赞我唱出了贫困”，写出了“那可诅咒的贫穷”，人们“每日为面包奔波”，“苦役的饥饿多么痛苦难熬”！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财产和金钱利益破坏了”。他呼吁社会应从“农奴制过渡到自由时代”。他多次揭露奥匈帝国推行日耳曼化的民族政策，指出这种民族压迫政策“是以千万把刺刀作为后盾的”。但是，“各民族的斗争，将以岩石般的力量，把这棵树连根拔掉”。帝国当局对外实行穷兵黩武政策，给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聂鲁达沉痛控诉说：“每走一步都遇到乞丐，每块石板上都坐着伤残者，每个神父身旁都躺着战死的士兵……”聂鲁达为社会贫困加剧、民族文化受摧残深感忧虑，认为这将导致整个民族道德沦丧。他辛辣

地讽刺骄奢淫逸的外国统治者“穿法国服装，乘英国骏马，讲德国语言，戴苏格兰帽子，叼着土耳其香烟……只有货币是从捷克拿去的”。他谴责捷克资产阶级“以民族的名义搜刮利润”，“占有一切”。他对社会上部分人道德沦丧深表忧虑。1876年4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严酷的时代影响了我们民族，威胁着大家。人们从未像今日这样在道德上沉沦。这是统治者的力量所造成的。一个民族如果道德上衰落，就无所作为。没有纯洁的激情，就不会有力量。而没有力量，就无法进行斗争，结果只有衰败。”但聂鲁达对捷克民族仍充满信心，认为只有从人民中找出路。他明确指出，人民是民族的健康的基础，“只要有纯朴的普通的捷克人在，就会出现新的曙光”。聂鲁达在其最著名的记述1890年五一节游行的散文中，热情歌颂群众的力量，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乐观主义和胜利信心。他称那一天，“各民族一下子联合在一起了”，“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忘的日子”，游行队伍“犹如大海的浪潮，汹涌向前，势不可挡，谁看到了这些，便会懂得什么是‘基本力量’”！这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散文，同他的爱国诗集《礼拜五之歌》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国歌”，可同斯美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媲美。

作者的新闻工作涉及范围广泛。除了社会问题，还编丛书，写文艺戏剧评论，对捷克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游历过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写了几本出色的游记。其重点不是描写自然美景，而是偏重社会民族问题和人民的生活情况，还同捷克进行对比，让人们看到世界的进步。

聂鲁达的小品、评论、游记，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既有对现实生活的一针见血的刻画和揭露，又富有幽默风格和生活情趣，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令人读起来不忍释卷。

## 现实主义小说家

1878年，聂鲁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收录有13篇短篇小说。这虽是作者唯一的一本小说集，却是捷克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所谓小城，是聂鲁达在布拉格长期生活的一个老城区。在那里，封建时代的繁华已成为历史陈迹，只有一些古城堡、宫宇、教堂，还返照着昔日的余辉。贵族和教会势力已处于衰落之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尚无力大兴土木，因而小城的生活总显得有些单调、沉闷。聂鲁达描述小城“具有一种宁静、庄严、古老，也无妨说昏昏欲睡的特点”。作者在《小城故事》中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小城的环境、氛围和人物，生动刻画了下层居民的生活情景和心理状态。从小说中可看出当时社会在华丽外衣之下掩盖的各种污浊腐败现象。作者的创作思想明确，那就是用艺术手法将社会真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了解小城居民的悲惨命运。作者说，“民主的见解来源于我所处的贫困环境”。他以浓墨描述各色各样的小人物，着重环境铺垫和心理分析，不强调曲折的情节。人物描写是其创作的重点。他歌颂了普通人身上的优秀品质，如团结友爱、无私、自豪感和社会

责任心，也揭露了市侩的自私自利、虚伪、空虚和软弱。作者说，“下层的人比上层的人更完美”。他描写的对象有商人、小房产主、小官吏、退休老人、穷大学生、工人、乞丐等。在他的小说中，有的妇女被几名无赖愚弄几十年，自己却一直沉湎于幻想之中；有的乞丐被恶毒的谣言逼上绝路，冻死街头，连衬衣也没有穿；有的人受不了小城庸俗无聊生活的包围，只好离开此地，另谋出路。小说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压抑气氛和官场的腐败专横，有的部门甚至不允许职员讲捷克语，违者要受处罚。作者对贵族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写道，“凡是贵族，都天生有一副被人称作贵族气质的相貌，同凶猛的飞禽非常相似”。

除《小城故事》外，作者的不少散文小品也近似短篇小说。如他的名篇《衣衫褴褛的人们》描写铁路工人迁徙不定、难以为生的艰苦生活和幽默诙谐的性格。《布拉格即景》实际上是布拉格贫民的生活片断，读者如同身历其境地进入小舍、当铺、警察哨所和小机关，体会到贫民、乞丐、小官吏等人的艰难生活。通过这些作品，作者对社会进行批判和控诉，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同时作者从小人物身上也看到社会向善的方面转变的希望，表现了作品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聂鲁达所写的短篇小说在数量上不算多，但他却为捷克的现实主义小说开创了一条道路，深刻影响了捷克文学的发展。《小城故事》和他的部分小品精品在我国已翻译出版。

## 杰出的爱国诗人

聂鲁达的一生，是战士的一生，诗人的一生。他共创作了六部诗集，成为捷克现代诗歌的支柱，民族文化的代表作。这六部诗集是：《墓地之花》、《诗卷》、《宇宙之歌》、《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平凡的主题》和《礼拜五之歌》。

《墓地之花》出版于 1858 年，收集的是作者早期诗作。当时正是巴赫专制时期，捷克被异族统治压得喘不过气来。诗人称这个时期为“被活埋的时期”。诗集的名称亦含有此意。作者在诗集中表示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亦流露出强烈的悲观失望情绪和苦恼彷徨的心理状态。作者当时正处于生活贫困、颠沛流离的境地，同第一位女友关系破裂，知心朋友的去世，一幕幕悲剧撕裂着诗人心火的心。更主要的是捷克民族在腐朽的帝国统治下景况日趋恶化，激起诗人的强烈不满，他迫切要求改变穷人的处境。他在诗中写道：“墓地上芳草青青，可有鸟儿歌唱？那被埋葬的希望，能否发芽生长？”“被掩埋的爱情，即是代价昂贵的悲伤。”这无疑是表达他在爱情上的痛苦。他在诗中多次描述贫困、苦役和死亡，对异族统治表示强烈不满。他写道，到处都见到“外国人的面孔”，“异族冷若冰霜的习俗”。他“宁愿在自己的小屋里，吟唱奥德赛<sup>①</sup>的颂歌”。这部诗集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反应。

---

①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

作家斯塔谢克说，它是“向茫茫黑夜射出的子弹”。但有的文人诋毁该作品“不可理解”，想方设法孤立聂鲁达。诗人为此感到苦恼，但仍坚持战斗。这个时期他还翻译了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作品。

《诗卷》问世于 1868 年，表达了比较开朗的情怀，思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抒情诗、叙事诗和纪念性的诗。其中有一组诗歌颂母亲，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深情和敬爱，认为母爱是“人类的支柱”。这一组诗感情真挚自然，语言简朴流畅，韵律优美，朗朗上口，是捷克有口皆碑的名篇，也是我们中国学生喜爱朗读的佳作。作者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儿女之情，更是人民共同的心声。他说，“为了使诗歌具有更广泛的重要性，不仅歌唱个人所感，而且要歌唱大家与我同有所感的事物”。他歌唱“不幸的人民”、“普通的士兵”、“自己民族痛切感受到的”一切。在他的《诗卷》中，描写了众多的“小人物”，如《粗野声中的茨冈人》中的茨冈人因贫穷和不幸而被推到社会边缘，仇恨当时社会并进行自发反抗。聂鲁达对捷克民族怀有无限深情，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在《献给祖国的歌》一诗中他写道：“别生气吧，我讥讽了你，描写了你的错处。假如我爱你不那么深沉，我会一味地赞扬你，夸奖你。盲目的爱，是可悲的桎梏，自觉的爱，才是真诚的爱。”作者在诗集中表达了民族强烈的生存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在《历尽千辛我甘愿》一诗中，他回首自己所走过的艰难道路，充满着反抗不公正的斗争，有失败也有胜利，有喜悦也有悲伤。他在诗中写道：“命运告诉我：做一名捷克歌手，